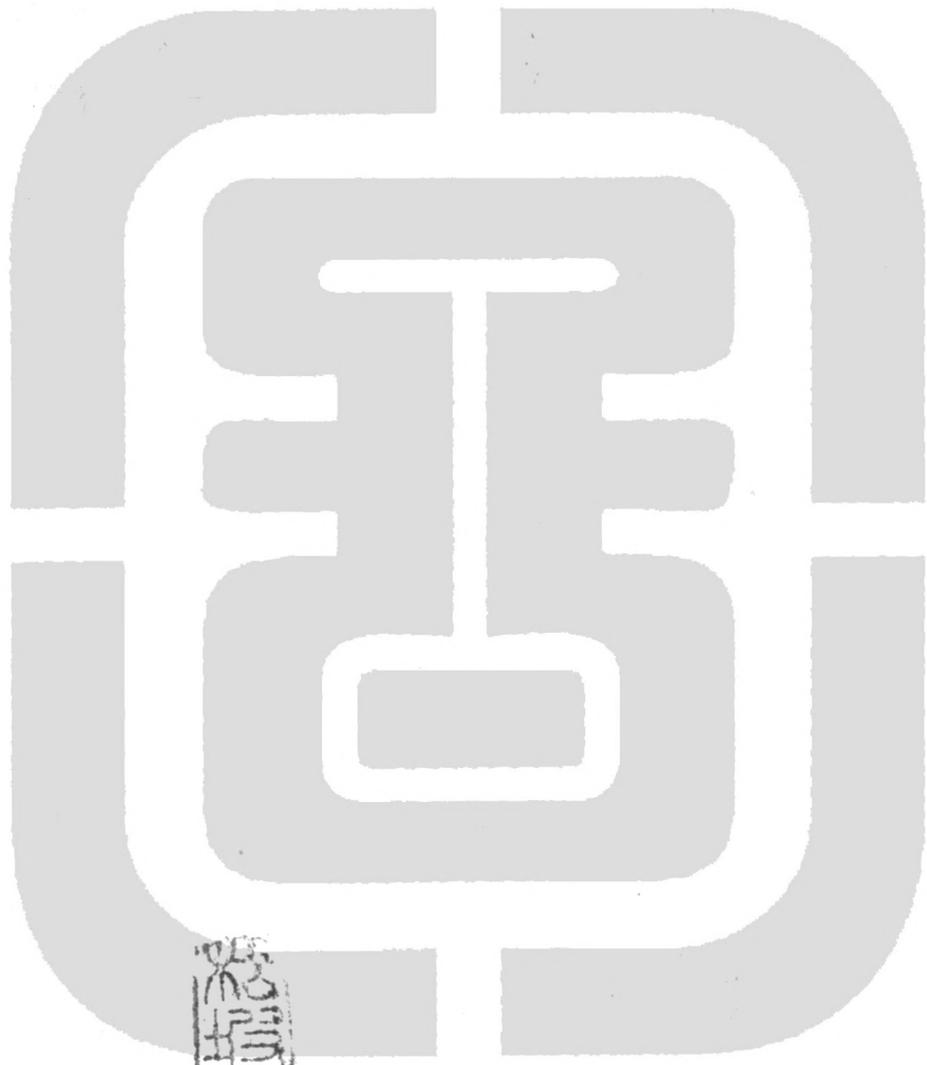


有部毘柰耶

牙十六

三百十七
去六

499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去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三

尔時薄伽梵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具壽
闍陁既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
其如是為欲令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闍陁
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荅言若犯罪者彼即
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誰
悔荅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犯罪
應生追悔荅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
我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其勸
我莫論說我諸具壽汝種種姓種種種類而來

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
復如是因我出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來
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闡陀作如是說咸生嫌
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
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
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
汝諸苾芻應別諫闡陀若更有餘類亦應如
是諫汝闡陀與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
法如律而諫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
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如
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
說悔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

長具壽汝莫違諫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
言如是世尊即如佛教諫彼闍陀廣說如前
乃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具壽闍
陀如前所說堅執而住云惟此事實餘皆虛
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
如佛所教已作別諫諫彼闍陀彼苾芻如先
所說堅執而住云我所言其事實余皆虛
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彼闍陀
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敷座鳴犍稚如常集
衆衆集已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
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

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
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
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爲別諫別諫之時闍
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
虛妄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以白四羯磨諫
彼闍陀汝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
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
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
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闍
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
磨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闍陀諸苾芻於佛所
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身不受語

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闍陁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闍陁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闍陁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若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闍陁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具壽闍陁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

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壽
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如來應正
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謂由展轉相諫展
轉相教展轉說悔故汝具壽闡陀應捨自身
不受諫語違僧諫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
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准知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之時闡
陀苾芻如前所說而去我說實余餘皆虛妄
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
教以白四法諫闡陀時然彼不受諫語而去
我說實余餘皆虛妄余時世尊以此因緣集
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闡陀何故堅

執不捨種種訶責已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
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佛所說
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不受諫語言諸
大德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
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
我諸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莫不受諫語
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應受
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亦如法諫
具壽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佛聲聞衆便得增
長共相諫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
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懇勸正諫

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惡性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芻以隨順言不違正理正勸諫時自用己情不相領納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於佛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三僧伽伐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多學法七滅諍法經者是比次略詮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時不受他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向我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事

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詞大德止者更重
慙慙章不受語乃至三諫廣說如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知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重
亦如前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闡陁苾
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勢力對諸善好
苾芻前自恃傲慢作凌辱語佛告諸苾芻闡
陁苾芻非但今日恃託我故慢諸苾芻於過
去世亦恃託我於諸善好婆羅門居士中自
銜己身亦為憍慢汝今應聽於往昔時石砌
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於同類族娶女為
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與其立字名為月光

年漸長大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
嬰病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有婢作如
是念此婆羅門於日日中百過舉手以求衣
食資給我等今遭病苦妻子不問彼既是我
曹主不相看侍是所不應即便往詣醫人之
處告言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醫人報言
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今遭病苦妻
子不問仁今爲我可處藥方醫人荅曰彼之
妻子既其不問更有何人爲作瞻養婢曰唯
我看侍醫人即爲依病處方婢親供給蒙加
藥餌病得痊瘳時婆羅門便生是念我遭疾
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女之恩既有

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賢首我遭病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願使女荅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降意共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百金錢放汝爲良長無賤稱使女荅曰大家我雖蒙放不免賤名有愍念心交歡是勝婆羅門曰隨汝所願月期若過身淨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淨即便自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交密便即有娠時婆羅門婦旣自審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通即於婢所鞭打楚毒特異常時弊衣麁食不充身口使女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

我胎內初有娠曰婆羅門婦即便於我加其
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男使女生
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曰婆羅門婦極加
楚毒令我衣食不自充驅若其長大飢貧更
甚作是念已即取孩兒置浣盆中欲棄於外
時婆羅門見而問曰賢首此浣盆內是何物
耶荅言無物婆羅門曰可將來看乃見盆內
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棄耶使女悲啼而告
之曰此薄福物處胎之後大家即便倍增嚴
酷弊衣惡食不自充驅若其長大飢貧更甚
由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復何辜是
我之過美言慰喻令其收養報其婦曰汝豈

不憶我前遭病命在須臾而汝及子皆不相
問我於今日得存命者皆是使女恩養之力
汝若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尔者我當立
彼以爲家長汝爲婢使令相供給時彼婦女
旣聞是語即便驚懾遂生私念此婆羅門稟
性暴惡我不依教當被凌辱報其夫曰我實
不知此之使女君有私愛從今已去乃至戲
笑亦不敢麁言而彼孩子由浣盆中欲棄於
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盆孩子凡所食
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攜以俱行後於異時
其婆羅門身嬰疾病告長子月光曰我亡之
後汝無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當須憂念

苦樂是同于時月光敬受父教其父雖加藥
餌不見瘳損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既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啼泣以
雜色繒絲嚴飾喪輦送往屍林如法燒已還
歸本處懷憂而住于時月光命浣盆曰尔來
共我一處同食其母報曰汝不應共婢兒同
食兒告母曰比來常云是我之弟如何今日
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性暴惡誰
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盆聞斯語已往親
母所白其母曰我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

曰皆由往業誰復婢兒強弱相凌自是常事
此婆羅門婦極是惡行汝今宜可自活他鄉
于時浣盆即便辭母客遊他邑即自改名号
爲月靜是時月靜漸次遊行室羅伐城時此
城中有大臣婆羅門惟有一女儀容端正人
所樂觀年漸長成可爲婚禮時婆羅門遂作
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
色而作婚娉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
善通達者我當娉之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
存學業詣婆羅門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
大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來荅曰我從
石砌城來問曰彼城人物汝並識不荅云我

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月子不月靜聞已不
覺啼泣彼便問曰汝何故啼荅去彼是我尊
身已歿師報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別離今
已去云誠可悲悼因即攝受彼便銳意勤學
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所習論咸皆洞
曉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有宿願所生之女
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爲容色若其有人能
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即便
以種種瓔珞嚴飾其女召命宗親門設火祀
左手携女右手持瓶以吉祥水注月靜手而
告之曰摩納婆今我以女授汝爲妻月靜受
之旋火三币餘婆羅門同聲呪願願得長壽

無病宗門吉昌即便廣設賓會共成婚禮為
大臣愛念檢校家室所有取與咸皆委付其
家巨富多有珍財遠近賁人無不臻湊時有
石砌城賁人持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
盆共相謂曰此之浣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
善習衆藝其家巨富多有資財貧富無恒業
命何定時諸賁人既交易已持諸貨物還石
砌城告月光云我於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
善四明論為大臣女婿其家巨富多有財產
彼兄聞已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勢
力豪富有異常人其母聞之情生不喜後於
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悴母便告曰如汝前

聞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
有錢財或容相濟月光報曰前去婢兒今成
兄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于時浣盆聞
有大兄其名月光與諸賫旅來至此城即便
疾往賫人之處既迎見已歡喜跪拜而白兄
曰我自立名名為月靜浣盆之字勿復口陳
兄荅如是便引其兄詣所住宅報其婦曰此
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須供待婦既聞已依
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溫雅易為共住浣盆稟
性獷暴難可祇承於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
新婦便白月光曰伯於家第一乳所資何意
伯則寬恕仁慈弟乃剛獷惡性伯便報曰家

弟稟性如是汝復未誦家呪緣此苦楚共相
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賜我家呪于時月
光說伽他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荅曰得
五百金錢以呪相與其婦即便以五百金錢
奉而禮足請曰幸願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
曰待我歸日當可持來婦旣蒙許情欣明呪
語其夫曰仁之家兄久至於此何不發遣令
還故居夫去賢首汝辦路糧并設飲食我求
賣旅資贈行人即便出外求覓賣旅新婦遂

持五百金錢求請法術伯受物已即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報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熟誦如
其我弟更鞭打時即便報曰且勿行杖待我
為誦家呪若問呪義便可荅言若更瞋訶我
當廣說其夫出外覓得賫旅如法贈送月光
歸鄉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得呪未知驗
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安飲食所須
亦不為辦夫從索水報曰無水我今極飢可
與飲食報言食亦未作即便瞋怒而罵之曰
此為兄在我不治汝遂便舉手欲打其妻妻

曰君宜且止聽誦家呪報言誦看即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荅曰若更打
我當說其義夫曰若不說義更不相打浣盆
從此掩氣無言汝諸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
者即我身是彼浣盆者即闡陀是往時恃我
族望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欺諸同梵行
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欺懷於人
當自攝心謙下而住

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九初便
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一一犯故覆截者隨

覆藏日衆應與作不樂波利婆沙行波利婆
沙竟衆應與作六夜摩那馳行摩那馳竟餘
有出罪應二十僧中出是苾芻罪若少一人
不滿二十衆是苾芻罪不得除諸苾芻皆得
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第
二第三亦如是問諸大德我知衆清淨由其
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姪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今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鄒陁夷日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次至故二笈多舍是時笈多遙見鄒陁夷來
即為敷設妙好牀座進而迎曰善來大德此
處牀座宜應就坐時鄒陁夷即便就坐笈多
禮已遂與鄒陁夷壓膝而坐為聽法故時鄒
陁夷即以美妙言辭為其說法時鹿子母毗
舍佉聞說法聲作如是念此是大德鄒陁夷
為彼笈多以妙言辭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
當就彼聽其說法時毗舍佉即詣笈多處見
與鄒陁夷壓膝而坐見已生念此非出家人
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人見斯事者定謂苾
芻與女人於私屏處共行非法長眾譏嫌我

今宜可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毗舍佉便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而白世
尊唯願世尊從今已去爲諸聖衆制其學處
令生憶念不應屏處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
愍故

尔時世尊受毗舍佉請已默然而住時毗舍
佉見佛默然禮已而去尔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爲二事故一者爲令我諸聲聞弟
子識知此事不應作故二者制諸學處故尔
時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
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屏障堪行婬處坐

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法中隨一而說若波
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
芻自言其事者於三法中應隨一一法治若
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
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獨者唯獨苾芻一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
門女人者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在屏障者
有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叢林五闇夜
坐者若牀若座乃至高一尋內堪行婬處者
謂處堪作不淨行事有正信鄔波斯迦者謂
於佛法僧深起敬心得壞信於四真諦無

有疑惑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
言三法者是舉數也隨一一法說者謂四他
勝十三僧殘九十墮罪於此罪中隨一有犯
然此正信鄔波斯迦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
罪因起但見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
身相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是
不定事無措准故彼苾芻應如法治令其說
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鄔波斯迦云
我見彼苾芻共女人獨行不見住坐卧或云
我見行住非坐卧或云見行住坐非卧或云
見行住坐卧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說治
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與女人共行

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不拒其事者應共覓
罪相羯磨應如是與敷座鳴稚先爲言白衆
衆旣集已令一苾芻作其羯磨

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行法我
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出家及受圓具
及作依止不畜求寂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
具若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
應詰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授
苾芻尼設先老者亦不應往不共作褒灑陁
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白四若更有餘解
毗柰耶者不於衆中說毗柰耶其得法苾芻
不依教者得越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

順無違者應於界內從衆乞解若衆知彼人
悉皆依實無違背者應爲作解同前集僧已
其得法苾芻如常威儀致敬已於上座前蹲
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名某甲僧
伽與作覓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
於界內從衆乞解衆僧爲我作羯磨者其事
皆捨不敢違逆唯願僧伽爲我解覓罪自相
羯磨慈愍故如是再三次一苾芻爲作羯磨
其不定法初與第二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即
如初在室羅伐城鄔陀夷苾芻與故二笈多
是起犯人鹿子母毗舍佉鄔波斯迦而說其
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苾芻長者婦善生

鄔褒灑陀鄔波斯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姪屏障之處後是二事在不堪行姪處此為異相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姪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二法中隨一而說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二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二不定法竟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多畜三衣每於嚼齒木時洒濯手足禮拜二
師及禮世尊掃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
食或取飲食受教聽法於此等時各別著衣
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讀誦思惟時
諸少欲苾芻見共嫌耻云何苾芻多畜長衣
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
集諸苾芻廣說如前問知實已種種訶責多
欲不足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
知且里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

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
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得長衣分
別應畜若不分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爲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佛在王
舍城竹林中住今時具壽大迦葉波在此城
側阿蘭若小室中住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
如是念善哉我於何時得遇大迦葉波彼是
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爲被
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衣詣具壽
阿難陀處作如是語大德阿難陀頗知聖者
大迦葉波今在何處阿難陀報曰賢首我聞
聖者在阿蘭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聖者

何時當見來此阿難陀報曰不久當至於十
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曰大德知時
我於長夜作如是念慶哉我於何日得遇大
迦葉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
上衣手為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
擬施衣現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纓纏幸願
大德見迦葉波來為持此衣以伸供養哀愍
我故而披著之時阿難陀便作是念我受衣
者違世尊教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葉波
又闕衣利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為
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陀為受其衣居士辭去
阿難陀便持彼衣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具以

白佛佛告阿難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未聽者今汝預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者彼諸苾芻須應爲受應捨舊衣當持新者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捨舊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餘長衣應於親教師及軌範師處作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芻不爲分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重爲汝等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者有作衣竟非出羯耻那衣有出羯耻那衣非作

衣竟有出羯耻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竟
非出羯耻那衣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作
衣已竟然僧未出羯耻那衣第二句者若苾
芻作衣未竟僧已出羯耻那衣第三句者若
苾芻作衣已了僧復出羯耻那衣第四句者
若苾芻作衣未竟羯耻那衣未出言得長衣
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別
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泥薩祇波逸
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衣苾
芻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應與他若不
持不捨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

泥薩祇波逸底也

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爲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旬日數多少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

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
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
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二
日已去亦得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
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
染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犯泥薩祇衣此衣
不捨不經宿其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
墮若苾芻其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
說悔餘所得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
不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
芻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爲三事凡所得衣若
鉢鉢絡水羅罽條乃至隨有所得沙門資具

養命之緣並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
 捨衣經宿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
 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如
 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自餘諸戒相
 似之事更不重言其不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去

衒音縣嬰一盈

餌仍志

痊瘰下音抽

劬音瞿

酷苦篤

辜音孤懾之葉

攜字携幼稚下直利反

繒疾陵

悼音盜

銳

臻羊歲湊上側

擗七奏橫上猛

慊反莫

那

馳

笈下甲壓其業

屏音餅佉丘

迦

楷反口

褒必毛

長衣反

軌上音範下音

縫上音刺七亦

逢下

